

【站】 tsām

對應華語	陣子
用例	彼站、這站仔
用字解析	<p>臺灣閩南語把「一陣子」說成 tsit tsām-á，「那陣子」說成 hit-tsām，「這陣子」說成 tsit-tsām-á，本部推薦用字分別寫成「一站仔」、「彼站」、「這站仔」。</p> <p>「站」是個常用字，臺灣閩南語的發音就是 tsām，常用在「站牌 tsām-pâi」、「車站 tshia-tsām」這樣的說法裡。「站」是個形聲字，義符「立」表示是「站立」的意思，聲符「占」則是讀音依據。現代北京話裡「站」不但指人站立不動，也指車子從移動中停住（如：「車還沒站穩，請別急著下車。」）。「車站」就是指車子停下供乘客上、下車的地方。元朝把中途暫駐之處稱為「站」，有人認為「站」的這種用法來自蒙古語。</p> <p>車子停靠某處供乘客上、下車，需要一段時間，可以理解成時間義的「陣子」（如：「車停一站仔 tshia thîng tsit-tsām-á 車停了一陣子）。所以雖然「車站」的「站」和「站立」的「站」不一定有語源關係，但是在意義上也不難聯想。用「站」表示「陣子」，不但容易見字讀音，而且，又是小學生都認識的常用字，是 tsām 理想的用字選擇。</p>

【鬱卒】 ut-tsut

對應華語	抑鬱、苦悶
用例	有夠鬱卒
民眾意見	鬱悴
用字解析	<p>臺灣閩南語裡，把「心情鬱積於胸中而無法抒解、抑鬱、苦悶」說成「ut-tsut」，推薦用字作「鬱卒」。例如：「按怎講伊都袂瞭解，實在有夠鬱卒的！Án-tsuánn kóng i to bē liáu-kái,sit-tsāi ū-kàu ut-tsut--ê.（怎麼說他都不了解，實在很鬱悶。）」又如：「去予阮某冤枉，毋聽我解釋，真鬱卒！Khì hōo</p>

guán bóo uan-óng, m̄-thiann guá kái-sueh, tsin ut-tsut. (被內子冤枉，不聽我解釋，真苦悶！)」

「鬱」是「蘊積、凝聚」的意思，在臺灣閩南語是一個常用字，所衍生的詞語，像「鬱豆芽（悶豆芽菜）」、「鬱熱（悶熱）」、「鬱雨（烏雲密布，欲雨不雨）」、「鬱勞（肺癆，積勞成疾）」、「鬱積（鬱結）」等，都還用於口語中。「鬱」字，《說文解字·木部》以為本義是：「木叢生者」（樹木茂密的聚生在一起），引申有「積聚」、「鬱滯」之義。《廣韻·物韻》「鬱，紆物切。」相當於臺灣閩南語的 **ut**。因此，「鬱卒」的「鬱」字是音義符合的本字。

「鬱卒」的「卒」字，《說文解字·衣部》訓釋為「隸人給事者以為卒，卒，衣有題識者。」因此我們知道：「卒」字的初始義既是低層勞動者的有記號衣服，又是那種身分的人。後來引申為「兵卒」，「兵卒」通常都成隊聚集，再引申為「眾」，見於《莊子·秋水》：「人卒九州」，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引司馬云：「卒，眾也。」按：此「卒」通「萃」，是「聚合」之義。引申為「聚」，見於《禮記·王制》：「三十國為卒」，鄭康成注：「卒，聚也。」按：此「卒」亦通「萃」，也是「聚合」義。可見「卒」有「聚合」義，後來分化孳乳出「萃」字。今「鬱卒」的「卒」正是取其「聚合」義，而「鬱卒」一詞是同義並列複合詞。（「卒」字另從「隸卒」「兵卒」的勞累，引申有「勞瘁」、「憂悴」義，再引申有「猝死」「猝遽」義，並孳乳出「瘁」、「悴」、「猝」、「猝」等字，另外還有「終盡」義，可能也是一再引申所致。這些都不是本文論述的重點，暫略。）「萃」字既然是「卒」字的孳乳字，也有做為本字的條件，為什麼「鬱卒」不取「萃」字寫做「鬱萃」，而是取「卒」字呢？因為《廣韻》的「萃」字是「秦醉切」，相當於臺灣閩南語文讀音的 **tsui**；「卒」字是「子聿切」，相當於臺灣閩南語文讀音的 **tsut**。因此，顯見臺灣閩南語 **ut-tsut** 是取文讀音 **tsut** 的「卒」，不是「萃」字。

有人建議寫做「鬱悴」，「悴」字是「憔悴、憂愁」之義，和「積鬱不舒、聚合」之義相遠。同時「悴」是「秦醉切」(**tsui**)，讀音也不合。也就是說，「悴」字音義都不符合，並不適合採用。



本著作係採用創用CC「姓名標示-非商業性-禁止改作」
2.5 臺灣版授權條款釋出。創用CC詳細內容請見：
<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-nd/2.5/tw/>